

关掉生活的“滤镜”

曾以为拥有某件物品,就能解锁理想生活;那个限量款包包、那场星空露营、那架昂贵的钢琴……未得时,它们是梦中情“物”,承载着所有关于美好的想象;真到手后,滤镜却碎了,只觉食之平淡、弃之可惜。“祛魅”,并非幻灭后的失望,而是一场清醒的成长。它让我们透过事物的表象,看清生活的本质:幸福从不依附于外物,而源于内心的丰盈与对日常的珍视。当狂热的期待退潮,我们才真正开始与生活本身对话……

长大后的魔法

那是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周末,我在快递站取回了一个层层包裹的厚重快递,那是一套20周年纪念版的《哈利·波特》全集。回家后,我清理了快递盒,把书收纳进书柜,随后一如往常,吃饭、打扫、运动、睡觉。

而关于这个故事的开头,要退回到2000年,我的小学时代。某个晴朗的课间,班上的一位同学拿出了《哈利·波特与魔法石》开始阅读,一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同学们向她的课桌靠拢,围成一团。大家叽叽喳喳分享着自己所知道的故事情节,有的试图摸摸书皮,还有的忍不住向这位同学借阅。

那还是一个互联网和电商刚刚萌芽的阶段,图书是美好而珍贵的资源。那时,很多班级都会在教室的某个角落,开辟一个叫做图书角的区域,老师号召每个同学从家里带上几本书,放在这里与同学们共享,以此扩大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书籍数量。周末放学,同学们也会结伴去新华书店“window shopping”,那时还没有专供试读的书,翻阅时需要格外小心细致。我们大多数时候并不会买什么,只是三三两两在书店里左看看右转转,仿佛身处其间就是最有趣的事。

我和当时的好朋友都很想一口气读完这个故事,想知道收到猫头鹰来信的哈利是怎样的心情,在那个名为霍格沃兹的魔法学校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。我们跟同学借书、去图书馆找书或者去书店翻看,用各种笨拙又费时的方式,试图将故事的拼图拼凑完整。结伴回家的路上,互相分享新知晓的情节,就像一个乐此不疲的接龙游戏。后来回想起来,记忆中不免也有添油加醋的故事内容,但聊天时的快乐却无法复刻。

尽管这种喜爱出自真心,但我们都没有向父母提出买书的请求。在当时相对优惠的青少读物中,《哈利·波特》是个特例,它的定价高于同类,而且还处于一本接着一本出版的时期,我们一度以为那是不会完结的故事,更不会向父母开口索取。

那时的大家,好像都有一种延时满足的默契,总觉得还需要更努力,还需要再拼搏,才配得上拥有更好的生活。不仅仅是小个体、小家庭,整个社会集体仿佛都置身于一种克制隐忍、勤俭勉力的生存状态。直到进入大学,我开始接受完整系统的社会学教育,我得以从学理的角度,真正理解这种意识状态。那是一种蔓延在集体中的社会创伤,从落后就会挨打的切肤之痛中,所激发出的民族韧性和发展决心。

这也是为什么,当去年“爱自己”成为新时代的声音,我由衷感到喜悦。因为,我们终于允许自己及时满足,终于允许自己感受当下,我们的集体迎来了一个更自信、更多元的发展阶段。

当我每每看到书架上的《哈利·波特》,我想过往并没有遗憾,如今我可以自由阅读喜爱的每一本著作。人生真正的祛魅,是从能力匹配的那一刻开始,长大就是学习“魔法”的过程,学习如何成为更强大的自己。直到在某个寻常的日子,“魔法”会将时间拉回到童年的那一刻,跟站在书柜前的幼小自己说——不用担心,你一定会拥有。

■陆艳

一张地毯的距离

曾畅想,打造一个亲子乐园:明亮的客厅里,父母双亲和一双女儿赤脚在地毯上,父亲倚着沙发,小女儿依偎在母亲怀中,大女儿若有所思,一家人欢乐地笑着、说着、闹着……如此融洽的家庭氛围,真可用“天伦之乐”来形容。

思想是具有磁性的。之后不久,一张厚实的羊毛地毯就出现在了我家客厅。两个女儿如同欢快的兔子,在上面蹦来跳去、嬉戏玩闹,笑声溢满了家里的角角落落。

可是,任何东西都抵不过岁月的侵蚀——地毯也一样。上面布满了灰尘,还有女儿们的书包、衣物、玩具、画笔、零食、书本……可以说,地毯有多大,凌乱就有多少——整个客厅简直可以用“脏乱差”来形容。

直到卷起地毯,心底才涌起一阵阴郁,这大抵就是生活对我的第一次祛魅。

儿时,曾想拥有一个温馨的港湾:一孔土崖下的窑洞,最里面靠墙处一方土炕,朝南是一方长木桌,黑胡桃最佳。我坐在桌前,眼前是一扇窗,窗子的右边是门洞,没有门的洞,仅通人。外屋是客厅,窗子另一边是沙发,沙发靠背覆盖着母亲精心裁剪的白色蕾丝巾,茶几前坐着拉二胡的父亲,大门背后是母亲展示厨艺的小天地,墙壁上、案几旁,锅碗瓢盆,应有尽有,尽情书写着母亲的幸福和安宁。

即使蜗居,依旧是梦想中痴迷的模样。

如今如愿,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:端坐于窗前,端坐立着一排窄桌,深木色,木纹肌理分明,溢满文艺与宁静。木制旧窗,面朝大路。坐下,是一株枝桠张扬的冬树,虬枝舒展,欲拥抱澄澈的蓝天,亦向岁月深处漫溯,揽尽门庭过往;立起,是一方静闹交织的马路——红灯亮起,尘世瞬间凝固;绿灯亮起,行人接踵涌动。红色车身的游览观光车碾过冬日,载着一身人间繁华,倏忽驶过。

在这里,静谧与热闹交织,思考与对话共存,阅读与写作同在。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心爱的读物,与书中人物对话,忘却尘俗,忘却时间。鸟儿啾啾,书儿微笑,风儿缠绵,花儿飘香,连眼角都迸溅着欢愉。

可我,依旧沿用了儿时读写的习惯:蜷缩在小板凳上,伏在卧室的床边,读读写写,即使抱着电脑码字也是同样的姿势——高档书房成了若即若离的梦幻之地。

幻想成为家务高手,却将入手的除螨仪、果蔬净化剂束之高阁;幻想成为健美达人,却将普拉提课程、瑜伽器材悉数送人;幻想成为标致的东方美女,却将未拆封的美容按摩仪塞进储物间,将价格不菲的羊毛大衣挂在衣橱,一年又一年……

原来,人生中的诸多向往,只是心心念念。真正拥有之后才明白,幸福的彼岸从来不在某一物品里,而在俯身经营的日常里。我们追逐的,从来不是一种完美人设,而是烟火琐碎中,依然愿意把日子过成诗的心。

正所谓,清醒热爱,从容生活。

■芦丽娜

下期话题

在无无形中,仿佛有一套精密的计时器,滴答作响地催促着我们:几岁读书,几岁立业,几岁成家……这套标准的“社会时钟”,像一条笔直的轨道,试图将千万种不同的人生,都纳入同一个刻度表里。

然而,生命从来不是一条被预设好的流水线。

在你的记忆里,真正标记你成长的,或许并不是那张毕业证书或结婚证。

它可能是你18岁那年,骑着自行车横跨三省的疯狂夏日;可能是你在演唱会人海中,与陌生人相拥而泣的那个瞬间;

甚至,可能是一次彻底的“失败”——那场让你痛彻心扉的离别,那个让你不得不推倒重来的项目,恰恰是你人生轨迹发生最美妙转折的坐标。

真正的里程碑,不在于外界的认可,而在于它是否在你的灵魂深处刻下了痕迹,让你的世界从此不同,让你的记忆有了清晰的纹理。

本期《城市·笔记》,我们要撕掉标准化的标签,重写你的时间轴。我们诚邀你分享那些独属于你的“人生里程碑”。征稿截止日期为2026年4月6日,字数1000—1300字,投稿邮箱为pinghubs@vip.163.com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。

的华丽而虚幻的泡泡。

学琴之事最终不了了之,但那架黑色的大家伙始终停在家的角落,搬过好几次家,但它依然在,它就静静地伫立在那里,控诉我的一念之差,控诉我缺乏韧性。

我没想到,工作以后和钢琴还有一段缘分,我租住的房子里有一架原房东留下来的旧电子琴,电子琴只有61个键,好几个键按下去会发出“滋滋”的电流声。可能是为了打发时间,我居然鬼使神差地开始重新摸琴。这一回,我不练拜厄,也不练考级曲目,我只选我感兴趣的流行音乐,每天选取一小段练习,弹顺了,就停下来,明天再弹下一句。成年之后学东西比小时候更快,在或多或少童子功加持下,我一周左右就可以完整弹奏一首熟悉的流行歌曲,每晚一小时的耕耘,一定会在一周后产出金灿灿的果实,这样线性的付出回报比让我觉得非常踏实。我的工作是非常费神的脑力劳动,重复性的控指练习和旋律弹奏,成了我的放松方式,这架音色有些塑料的电子琴,反而成了我安放疲惫的魔法匣子。

二度学琴,我的出发点和心境都大不相同,琴开二度,我对钢琴祛魅后又赋魅。童年的“魅”是别人帮我编织的梦,梦里是公主,是格调,是中产生活的幻影,这个梦的背后,我没看见的,其实是日复一日枯燥的练习,是与惰性的一次次拉锯。而现在,我愿意赋予琴以“魅”,那是经过我实践验证的,能让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意义,不是追逐谁的幻影,而是在重复中看见秩序,在坚持中触摸耐心,在喧嚣之外,寻得一处可以降落的精神栖息地。

未经审视的“魅”,是虚幻易碎的路,审视之后还愿意相信的“魅”,才是自己选择的路。

那一刻,我只感到无聊和虚无。什么自由与生命力,什么旷野与大自然——那些被人制造出来的光环,在我心里“啪”的一声,碎了。

后来我开始观察,发现这种“得到即祛魅”的体验,几乎是人人都有通病。有人省吃俭用买名牌包,却发现质感一般,背上照样得挤地铁;有人攒钱买下口袋相机,幻想记录旅行,现实却日复一日困在工位;有人挤破头进了人人艳羡的体制内,入职三个月后苦笑:“里面的人也不过在平淡和焦虑之间反复横跳。”

或许,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我买的哪里是帐篷,分明是一个“逃离都市的文艺青年”人设。一个个盲盒攥在手里时,我想要的或许也不是那个塑料小人,而是拆开的瞬间打破未知感的即时快乐。眼馋的不是那只名牌包包,而是“活成小红书博主”的身份认同。我们迷恋的,究竟是那个东西本身,还是它背后被精心包装的“美好生活幻觉”?

广告和社交媒体联手编织梦境,反复告诉我们:拥有了这个,生活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可当物品真正落入手中,泡沫破碎,梦也就醒了。因为它终究只是一件物品,担不起赋予它的万钧期待。

也许,没有滤镜的时刻,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。当我放弃“必须拍出大片”的执念,坐在折叠椅上,喝着冷掉的泡面汤时,微风拂面,初阳冉冉,可能这才真正是支起帐篷的理由。

失业后,把孩子安顿好,我带着母亲去旅游了半个月。母亲这些年血糖指数不稳定,靠中药和饮食调理控制得还算理想,但时常失眠导致脾气时好时坏。好在退休后的她跟老姐妹们组建了太极队,去年年中还去北京参加了比赛,获得了金奖。平时打理着她那一亩三分地的小花园,生活可比我丰富多了。在云南旅游的半个月,我们去了很多地方,在大理的沙溪古镇住了段时日。南方的太阳升起得比较晚,母亲早早起床,或在小院里打打太极,或沿着溪流的方向慢慢溜达;白天没事逛逛古镇,找个地方晒太阳。那段日子,似乎生活慢了下来,心也跟着静了下来。

大理,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地方,也是被那句“去大理吧,那是一个家家有水,户户有花的地方”所魂牵梦绕的远方。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,它确实有比天更蓝的天,比海更美的洱海;但它也确实是一座有嘈杂集市、有堵车、有商业化的普通小城。来过之后,我对大理虽然祛魅,却更喜欢上了这座城市。它的美好,值得我们来奔赴一场。在这里,洱海的风是对少女时梦的轻抚,古城脚下的路是年少的我渴望抵达的诗。

后来,我没有退掉那只包。它被放在衣柜的最深处,至今还没有合适的场合背出去。或许,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物品的价值,而是当我有能力拥有它时,可以温柔地去弥补那个曾经虚荣且真实的二十几岁的自己。

结实的帆布包依然有它的价值,承载生活的重量;而这只精致的小包也有它的意义,安放内心的柔软。

它们都有价值,而我也一样。

琴开二度

千禧年代,学钢琴是件很有“格调”的事儿,我家附近就有个琴行,琴行里时常会举办儿童音乐会。儿时我总是踮起脚,扒着玻璃门往里看,我看到穿着洁白纱裙或是蓬蓬裙的小女孩,一双手指翻飞着,像是两只追逐嬉戏的蝴蝶,旋律就从她指尖流淌出来。在我的认知里,这就是优雅的公主式生活,公主就应该沐浴着阳光,优雅地弹着钢琴。

我跟家人强烈要求,我想要学琴。那是经济腾飞的年代,我们家原本希望可以攒钱从农村自建房搬到城里去,但这个目标差一点就实现了,因为原计划里的那笔首付,最后变成了一架钢琴。“钢琴”等于一个中产梦,父母希望我拥有他们不曾拥有的东西。

钢琴运到家里那天,我兴奋地绕着它跳了好几圈。黑亮的漆面能够照出人影,我探索着每一个琴键,轻按高音的白键,“叮——”声音清亮得像冬天第一颗冰碴子化开。按下低音区的黑键,“咚——”低沉得仿佛千年洞穴里猛兽的低吼。

起初,我也是铆足了劲儿学琴,母亲比我还在意,每次上课她都会在一旁陪着,用笔记本认真记录曲目、我的状态和老师的评语。可渐渐地,我发现学琴是极为耗费心神且考验意志的事儿,我认五线谱只能靠数,高音谱号下面的线,从下往上数:do、mi、sol、si、re……音符一多,我就数不过来。每天都要进行一个小时极为枯燥的控指练习,同一音阶要弹五十遍,手指要立住,垂直于琴键,弹下去要有力,手心饱满如握碗,手腕不能塌。跨音阶时难免手忙脚乱,左手和右手永远在打架。我最害怕的是钢琴老师验收一周的曲目练习成果,我磕磕绊绊地弹完满是错音的曲子后,空气会凝结几秒,然后她轻轻叹一口气。那声叹气,戳破了我对钢琴臆想

■应越

当帐篷支起

这几年,露营像一阵风刮进我们的视野。博主们光鲜亮丽,配着恰到好处BGM,镜头里的一切都充满吸引力:从零开始搭起的帐篷,裹着毛毯坐在篝火前,手里是冒着热气的咖啡,身后是泼墨一般的星空。配文永远是那几个词——自由、远方、旷野……

我承认,我心里那只痒痒的虫子开始上蹿下跳了。坐在工位上却无心工作,花掉大半个月工资置办装备:轻量化帐篷、钛杯、汽灯,还有一件贵得离谱的硬壳冲锋衣。

周末,我驱车三小时,一脚油门把自己扔进山里,可现实却是一场狼狈的现形记。磕磕碰碰搭好帐篷,人已又累又饿,手忙脚乱煮了泡面,却味同嚼蜡。半夜,砾人的地垫让我辗转反侧,野外的寂静,原来这样令人抓心挠肝。凌晨被冻醒,帐篷外层早已被露水打湿,我整个人也笼着一层黏腻的疲惫。当我裹着冲锋衣,蓬头垢面蹲在石头边刷牙时,抬头看了一眼传说中的美丽“日出”——确实挺美,但也只美了那一刻。

我掏出手机拍打下卡照,连同昨天摆拍的帐篷照,一同发到朋友圈,然后开始不自觉地点亮屏幕,刷新,看点赞数,直到天光大亮。

又是一番折腾,我拖着散了架的身体驱车离开。瞄一眼那些大概率闲置的装备,一个念头冒出来:折腾这一趟,究竟为了什么?那些点赞,真的值得我受这么大罪吗?

■闫紫藤

包很小,心很大

34岁,俩娃,失业的第128天,我买了人生第一只两千块钱的小包。

今年的广告语格外应景:“马年背马包,开运一整年。”仿佛接下来的路都会越来越好。也许是一种寄托,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午后,我花了不到十五分钟,从选款到确认付款。本以为接下来是满心欢喜的等待收货,可人不逢时,第二天老大的学费费、老二的肠胃调理、年后的开销接踵而至。虽然两千块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根基,但我开始为自己这种“心动买单”的行为产生自责,甚至愧疚。

同城快递,在我还没来得及与纠结时,已经送货上门。我像曾经那个十五六岁时偷偷给自己买口红的女孩一样欢喜,趁家里没人,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,拆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膜,就连看到柜姐绑着的精美蝴蝶结,都有了小小的满足感。当这个包出现在眼前时,“原来这就是这种品质啊”,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。它很小,小到只能装上一部手机和一串钥匙;它也很大,大到满足了我这个“阿姨”在二十几岁时未曾混过的少女心。

回想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,因为婚姻,我放弃了上海的工作,回到了这座十八线小县城。误打误撞撞进了一份编外工作,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背后,实则是温水煮青蛙般敲不醒的梦。朝九晚五的双休,已经是小城鲜有的待遇,更何况离家近。本以为这会是一份干到退休的工作,可大环境的残酷让我逐渐认清现实。九年零八个月,从接到通知到办完手续不到一个月,就这样,我在离年底还有五天时候失业了。这份曾经带给我无数“假”身份、“假”光环的工作消失了,梦醒时分,我也对这份所谓的“体面”彻底祛魅。

■宋妍